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嶠也
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
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詹雒伊
母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詹
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爲天室也愚謂粵與越
同及也及視雒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爲
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
既望故二十一日爲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旁三門則四面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內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橫路九條也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在王宮之東也右社社稷壇在

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王宮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上浮思也疏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蟲獸宮隅之制七雉者王宮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涂者遶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廣四丈也○又案周書作雒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案以六尺爲

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
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邠山即邠鄠之邠史記正
義云邠山名鄠邑名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
城本邠鄠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
也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
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呂氏曰郊祭天
社祭地愚案上三說皆是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
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爲上帝之牛一爲配帝后
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誠誤社爲

土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

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揣高低仞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

當作

夕多陽

當作風

日西景夕

當作朝

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

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
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
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馮氏子亮云土中
之說蔡氏引王氏所論而今本多訛日東景夕多
風誤爲景朝多陽日西景朝多陰誤爲景夕多陰
宜正之又案王氏據周禮而鄭註不明蓋地官司

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而地多寒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與圭齊是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之說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

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
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
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爲地中也又案寰宇記
云河南府登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
一丈周迴十六步周禮地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
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
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
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爲天所
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

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

古註云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新安陳氏
曰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
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
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衆也

河朔黎水河北水交流之內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濬州

也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史氏漸曰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爲郊鄩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

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
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祭統云夫祭者畀輝

運胞庖

翟闇者惠下之道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
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
於地求神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
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
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

成王自敎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敎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末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

爲此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
朱子四鄰之義耳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又案召誥云旦曰其作大邑其
自時配皇天必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周公固嘗
舉與召公言之此又舉以荅成王也

秬黑黍也一稊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稊米殼也音孚爾雅曰
秬黑黍稊一稊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
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

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稔二米名曰秬常罕得旣
名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稔二米也

卣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
云卣不大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
禮犧象壺着大山六尊是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
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
爲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卣罍三
者皆爲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享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敬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